◇生活空间

# 寻 常

[郑州]王吴军

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择青菜。

这青菜是刚从巷口买来的，叶子上还带着水珠，亮晶晶的，在日光里滚来滚去，总也不肯落。我一根一根地掐去黄叶，掐去老根，掐下来的碎叶堆在报纸上，渐渐堆成一小座绿绿的山。手指上染了青菜的涩味，涩里带着一点青，一点苦，一点说不上来的、属于土地和雨水的什么。

我把择好的青菜倒进盆里，端到水龙头底下冲。水哗哗地流，冲在菜叶上，菜叶便翻过来，又翻过去，翻出背面浅绿的、微微发白的叶脉，一根一根的，像画上去的。我一片一片地洗，洗得很慢。水是凉的，凉丝丝地从指缝里漏下去，漏进下水道，漏进看不见的、地底下的什么地方。

这大概就是寻常了。

没有谁规定我要在此时择菜，没有谁要求我把菜叶洗得这样干净。我可以把黄叶随便揪一揪就扔进锅里，也可以把菜泡在水里就算洗过。可我没有。我把青菜一片一片地择，一片一片地洗，像在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择菜的时候，别的什么都不想，不想昨天没写完的信，不想明天要交的活，不想那些远的、近的、大的、小的事。我就只是择菜。菜叶在手里翻动，叶子上的水珠滚来滚去，灶上的水咕嘟咕嘟，窗外有汽车的喇叭响了一下，又响了一下，再响了一下，然后安静了。在这份安静里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，匀匀的、长长的，一起一伏，跟灶上那团白汽的节奏差不多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的呼吸和那团白汽是一回事，都是从这里出去，到那里，然后不见了。不见了也没什么，还会有新的来的。一呼一吸，一升一散，都是天底下最寻常的事，寻常到没有人会去留意。可是，这会儿我留意了，便觉得这呼吸里也有一种好看。它是活的，是动的，是温热的，是这一秒钟里唯一确凿无疑地属于我的东西。

菜洗好了，我把它们捞起来，搁在沥水篮里。水从篮底的孔里滴下去，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滴得很慢，慢得让人想起一些很远的事。我想起小时候放学回家，母亲也是这样站在水池边，也是这样把菜捞起来搁在沥水篮里。那时候，我趴在桌边写作业，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，母亲炒菜的油锅在灶上滋啦滋啦地响，两种声音混在一起，混成一种暖融融的、让人犯困的调子。写着写着，我的头就往下点，铅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、歪歪扭扭的线。母亲回头看见，就笑，说，这孩子，又困了。

后来，母亲不在了，那个水池还在。水池是水泥的，边角已经磨得圆润了，摸上去滑滑的、凉凉的。

沥水篮里的水还在滴，我把锅放在灶上，开火、倒油，油热了，冒出一缕细细的烟。我把洗好的菜倒进去，滋啦一声，菜叶瞬间塌了下去，变了颜色，从浅绿变成深绿。我拿铲子翻了两下，翻了四下，又翻了两下，撒盐，起锅。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。五分钟里，我哪儿也没去，什么也没想，就守着这一口锅，守着这一把菜。可是，这五分钟里，我觉得自己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远到天边，远到童年，远到那些我早已忘记的、细碎的、温热的、什么也不做的时光里。

炒好的菜盛在盘子里，绿绿的，油亮亮的。

一个人坐在桌边，对着一盘炒好的青菜，嚼着嚼着就笑了。这多寻常啊。可是，这寻常里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，好得让我想把这一刻攥在手里，攥成一个小小的、温热的团，揣在衣兜里，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。我知道它会慢慢变凉，慢慢变硬，最后变成一个硬邦邦的小球，磕在腿上，有点疼。可是，那也不要紧。要紧的是此刻，此刻它还是软的、热的，带着青菜、盐和一点点别的什么的味道，在我的舌尖上，在我的唇齿间，在我的口腔里慢慢融化开，融化成一团暖意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一直滑到胃里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两代风景

# 打死一条裤子

[河北]杜明骏

早晨一睁眼，头一件事就是去老妈的房间。她今年八十八岁了，身子骨还算硬朗，吃饭穿衣都能自己来，只是有时候会犯点糊涂。

门推开，我一眼就瞧见地上躺着条裤子。不是随手扔的那般随意，也不像叠放整齐的样子。那裤子就那么蜷着，裤腿弯折，裤腰微拱，乍看过去，活像一条狗，一条受了委屈、把自己缩成一团的狗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准是又弄脏了。可凑近了闻，并没有异味。拿起来翻看，干干净净的，连个灰印子都没有。

我拿着裤子，有些不解：“妈，这裤子怎么……”

“我打死的。”老妈坐在床沿上，气哼哼地截断我的话。

“啊?”我看着那条无辜的裤子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就是我打死的。”她重重地点了一下头，像在确认一件顶要紧的事。

我拖过椅子坐下，把裤子搭在膝上，疑惑地追问：“您打死它干吗?”

老妈忽然就带了哭腔，声音颤颤的：“你说我不该打死它吗？它多不听话啊，多让我生气啊!”

老妈絮絮叨叨地数落起来。她说这裤子如何淘气，如何不肯好好写作业，上课时偷偷从后门溜出去，还学着高年级的学生跟人打架，弄得一身泥一身土的回来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眼神里的光忽明忽暗，仿佛在看很远的地方，又仿佛在看我。

我慢慢地听明白了。她说的事情，有些是我小时候实打实干过的，可另一些，分明是她当年在村小教书时，她班上那几个皮猴子的“光荣事迹”。她把时光揉碎了，又把我和那些孩子们的模样叠在一起，缝进了眼前这条可怜的裤子里。

等她哭诉完了，红着眼睛问我：“你说，我不该打死它吗?”

我赶紧把裤子拿起来，正色道：“那该打！让您这么生气，就得打死它。”我站起来，把那裤子往地上一扔，抬脚就踹，一边踹一边骂，“还敢不敢!”那裤子软塌塌地挨着我的鞋底，无声无息。

我说：“妈您看，我补了两下，死透了，再也气不着您了。”动静大了些，老婆从厨房走过来帮腔：“就是，该打，回头给您买条听话的裤子。”

老妈这才破涕为笑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像揉皱的绸子。

那个早晨，我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打死了一条裤子。她分不清裤子和孩子，分不清昨天和今天，又有什么要紧呢？要紧的是她还能生气，还能哭，还能在我们拙劣的表演里笑起来。

